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 第七回 談異事紳衿譏褚鉤 說前因女士諫夫君

卻說牛、馬兩老爺，押著秋女士一千人犯，剛到了軒亭口，但見星月無光，陰風慘慘，不覺心中有些害怕。正要命兵士放槍，忽聽得一派軍樂，由遠漸近的走來。連忙打發人四邊一找，回來報導：是府裡派來彈壓的一隊警兵。牛、馬兩老爺聽了，便覺心中一寬，那個膽子也就大了。不一時，警兵已到，牛、馬兩老爺就傳命行刑。刀斧手一聲答應，走將下去。片刻之間，把秋女士一千人犯，俱已殺了。牛、馬兩老爺一一驗過，就命打道回衙，自去覆命不題。可憐這秋女士只為著一腔熱血，應了徐錫麟的聘，在明道女學堂內擔了一個教習的責任，今日就遭此一劫。當夜斬決之後，軒亭口的地方，陰霾四逼，冤氣迷天。直至次日，這股氣還是聚結不散，弄得天空慘淡，旭日無光。紹興城裡，三三兩兩的，都講論這事，有的替他抱怨，有的替他剖白。

忽有一個尖頭鼠眼、高顴鷹鼻的人，身上的打扮倒也不俗，穿一件湖色生絲的長衫，著一條雪青官紗的褲子，口銜雪茄香煙，鼻架金絲眼鏡，嘴上略有幾根鬚鬚。他聽了眾人議論，便開口說道：「若論秋女士的所作所為，確是有些不大妥當。今日的禍，也是他平日的作為上召來的。」眾人聽了他這幾句話兒，都望他瞧了一瞧。有一個年少的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褚鉤先生。你為什麼也在這裡吃茶了？」褚鉤先生連忙答道：「我今日聞得秋女士已經於昨晚處決了，我打諒這裡諸位老先生必有一番議論的，所以也跑到這裡來聽聽。」又有一個少年道：「我今日聽見衙門裡人說，富太守為了這件公事，著實的憂慮，本沒有一定殺秋女士的主意。因為昨夜有個本地紳士，投了一張稟帖進去，說秋女士是和徐錫麟同謀的。富太守得了這張稟帖，才立刻叫山、會兩縣，把秋女士正法了。」那少年說到這裡，先前那個少年說道：「照這樣的說來，秋女士的命，不是被這紳士害掉的麼？但不知這個紳士是誰，倒要查他出來，問他一問。」回頭向褚鉤先生道：「我知道你和秋女士也是很要好的，此刻你也該替他雪雪這個冤，把這個紳士留心的訪他出來。」說著，兩隻眼睛不住的對褚鉤先生看。褚鉤先生見了，急得他面紅耳赤，嘴裡又支支吾吾的。旁邊有一老者，向褚鉤先生笑道：「鉤兄，我聞得你和徐錫麟也是很好的，只怕也有人把你告發出來，這就不好了呢。」褚鉤先生聽了，不覺心中又忐忑起來，便假作不聞，向別桌上的朋友搭訕去了。眾人見他這般光景，也覺詫異，只就不去追問他。

有一位白鬚老者說道：「你們往日都說秋女士好，我已早早看他不是個善終的人呢！你想一個女子，弄到了撇夫離家，自己便逞心適意的東飄西蕩，嘴裡又講些什麼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權的沒理信話，這還算是個女子麼？照今日的立憲時代，雖說女子也要自立，然而這自立的話，並不是無拘無束，可以撇了父母丈夫的自立。不過因為我中國的女子，往往嫁了一個丈夫，就像丈夫是應該養他的，他便終日盛妝豔服，獻嬌奉媚，除此之外，他就算為無事了。所以有『男子討家婆，必先要有養家婆的本事』這句俗語。此刻萬國交通，風氣大開，我中國的人，方才醒悟，四萬萬人的裡頭，就有二萬萬人是沒用的。於是大家為女人想法子，叫他們要讀書識字，要學些有用的女工、美術，學會了也可以當一項實業的。這樣辦將起來，自然女人也有了吃飯的本事，不至專靠著男人了。這就是女子自立的道理。若照秋女士的自立，真真叫做胡言亂道，算得什麼呢！」眾人聽了那白鬚老者的話兒，也有說是的，也有嘴裡不敢說非，心裡卻不以為然的。只因這個老頭兒是紹興人最敬重的，所以恭恭敬敬的等他說完了，還只是應著他，沒有敢駁著他呢。

又有一中年的人說道：「我常聞得人說，秋女士和徐錫麟有些瓜葛的。後來又聽見秋女士和這紹興府，也有些曖昧事情的。照今日的事看來，又像這說是不確了。」那白鬚老者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這是沒有的。我看秋女士的為人，宗旨雖然不很純正，然這個守身的道理，我還保得住他是很明白的。不過這些人，都是喜造謠言，他們見了秋女士這樣的灑灑脫脫，無男無女似的，就疑他有什麼曖昧事了。這事我看是一定不確的。若講到這個徐錫麟，本來他的父親不大喜歡他的。」那個中年的道：「他的父親見他做了官，反不以為喜歡，倒把他逐了出去，不要他上門。縣裡府裡都存了案。也虧他老人家有眼力，此刻才沒有被他害著呢！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。」白鬚老者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素來的議論都是荒荒誕誕的，後來做了官，不知怎麼這個恩撫台竟把他當作一個能員起來。他受了恩中丞這般的抬舉，也不想報報中丞的恩，倒反把恩中丞謀殺了，這真是個狼心狗肺的人呢。可憐那個秋女士，不過在他辦的學堂裡做了一個監督，如今也被他害殺了。眾位想想，交朋友可不要慎重些麼？」眾人答道：「可不是呀！」那個少年又說道：「我聞得這裡紹興府和恩中丞還是親戚呢，所以他辦那秋女士，就辦得這樣的迅速，也是他以公報私的一段主意。」那個白鬚老者說道：「這裡府尊和恩中丞是親戚，我倒也聽見過的。只是他們官場的脾氣，是人在人情在的多。恩中丞倘然是活著，或者有這個以公報私的意思。如今恩中丞既死了，吾看也未必為此，大半是為著自己升官發財的地步。」眾人議論紛紛，談了一回，各自散去不題。

看官：但是這秋女士一生為人，我雖不曾細寫出來，然看前頭所說的話，不是秋女士是個極好的人麼？為什麼這個紹興老頭兒，忽然說他是撇夫離家起來呢？在下當初聽了，也不大明白，不曉得是真是假。因此不惜工夫，就細細的把秋女士從前的歷史，打聽一回，方知道老者的說話，卻也有些緣故。看官切莫性急，待作者把他慢慢的補敘出來，給眾位知道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這個秋女士，原來幼承家學，長通經史，也是個名門閨媛。但只是他的生性和尋常女子不同，雖也喜歡著歌詩，卻都是感世之辭。聞得他未出嫁時，有《感時》的一首詩云：

是繫麒麟躡不前，匣中夜夜嘯龍泉。

天生才氣非無意，震蕩乾坤待轉旋。

諸君看他這首詩，就知他胸中的抱負了。咳，誰知這樣一個女子，生在這個黑暗時代，已是他的不幸。豈料他命運不偶，又嫁著了一個保身守祿的京官，把他的志氣幾乎埋沒。如今雖不曾埋沒，然終究落了一個不好的名聲，才致身受冤枉，還有人評論他的瑕玷呢。

且說這個京官，到底姓甚名誰，在下也不很明白。只知道這京官的性情，卻也極合官場的時派。況他家是個世代做官的，也算得是家學源流了，這也莫怪。惟這秋女士是個巾幗鬚眉，女中豪傑，他的眼中心中那裡容得這樣的一個丈夫。所以他自從十九歲過門之後，起先還有些兒女情深，伉儷倒也甚篤。後來看見他丈夫的所作所為，漸漸兒的不像起來，終日間吃花酒，又麻雀，擁姬抱妾，尋花問柳。雖做了一個京官，看他倒像那沒事人的一般。恰巧那庚子年的大變，女士也隨夫在京。他想我的丈夫，平日雖不甚拿這個國家政事放在心裡，眼睛前遇著了這等的大變，京城裡頭吵得皇帝出奔，百姓流離，他終究是個有責任的官兒，諒來也要動動心，振作振作精神，乾幹事體呢。誰知秋女士雖這樣的望他丈夫，他的丈夫卻仍舊是照常的一副沒事幹似的心腸。皇帝的出奔，百姓的流血，像和他是一無關係的。秋女士見了他丈夫這般形景，又瞧著國家大勢，更覺一日不似一日了。想想自己雖有熱腸，沒奈何是個女子，況上頭又有丈夫壓制著，也輪不到我呢。於是心裡覺得昏悶，就叫他丈夫買些新書新報來看看，借此倒可以消遣消遣。從此一路無話。過了幾年，秋女士生下了一子一女，夫妻自然歡喜，這且不表。

一日，秋女士獨坐繡房，手執著一本書，在那裡點頭兒嗟歎，一會兒又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咳！我自誤了。咳！為人不識字，不看書，竟有這樣的害處麼！」看官：你道他為什麼說起這樣的一句話來呢？原來他看了許多的新書新報，今天在這新書裡頭，忽然間看見一段極愜心的議論出來。你道是個什麼議論？卻就是那男女平權、家庭革命這段議論。他一看見這般議論，就像大夢初醒，從黑暗之中見了天日的一般，把心中往日憂愁，盡行掃除。方想到凡人識了字，只看著幾本史經書，是不中用的，於是心中不免又加了一層羨慕外洋各國的文明來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他的丈夫剛在王府裡頭又麻雀回來，走到裡邊，將要筆簪進房。忽聽見他妻子在內自言自語的，一頭歎氣，一頭說話，他就走將進去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獨自一個長吁短歎的說些什麼來？」女士見問，便道：「我在這裡想，我中國好好一個幾千年的大國度，為什麼弄到這個極弱極窮的地步？既被外人嘲笑，又受外人欺侮。國中枉

有了四萬萬子民，卻都是一個不能替國家分分憂、雪雪恥的。那一班大老官紳，更似醉生夢死，只知敲剝窮民的脂膏、貪圖著自己快樂，嬌妻美妾，鬥富爭豪，食了國家的俸祿，全不想為國家辦一點事，出一點力。咳，我看他們還有一點良心的麼？你雖是個小小京官，政府裡頭的事是不得與聞的。然而一官也應盡一官的職，若只是拿吃花酒、又麻雀算正經事體，將真真正正事體反丟在腦後頭去，這不是國家白白養了你們這班官兒了麼？」女士的意思，欲將丈夫勸醒了，好幫著自己，轟轟烈烈的做一場。故此不憚煩言，竭力的規諫一番。

不知他丈夫聽了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便知。